

復莊駢儷文權

鎮海姚復莊先生箬作等身弱冠遂慈谿葉氏爲刻所
箬疏影屢習幾於言井水處燕不知姜白石矣嗣遂孫
廉士孝廉爲刻誣問三十有二身王緝貞廣文爲刻駢
文初二編刻甫竣遭共火班皆願見不得先生曰英絕
領哀之才名滿天下曾不得一抒蘊蓄又性情敲竺兩
值亂離故輪困奇傑之氣盡洩之於所爲誣與文誣自
辛丑曰遂海氛不靖所作皆感事書裏驚離弔逝爲多
杜陵夔府諸章忠愛之忱惓惓言外文則二編多表彰
忠義之篇軍興自來東南麟籍先生目擊心盡沈鬱悽
厲猶蘭成過江文孳顧金戈鐵馬議論崇宏言關彰痺

之大則蘭成所未言也故尤不可聽其沈蕤癸酉之冬
先生伯子楫伯來郡訪予曰舊藏白紫清墨寶相質子
爲重付手民曰懌先生於地下曰償班之善讀文者先
生遺稿甚富未刻者有散體文酌十二卷疏影慶詞續
鈔四卷玉篴樓詞二卷瑤想集詩一卷西滬權詞八卷
蚶城遊覽倡蘇詩一卷息遊園雜纂八卷課兒四子書
瑣義一卷胡氏禹貢錐指勘補十二卷夏小正求是四
卷漢書日札四卷四明它山圖經十二卷蛟川耆舊誣
繫三十二卷今樂攷證十卷今樂府選五百卷玉篴樓
詞學標準八卷苦海航樂府一卷琴譜雅音九奏一卷

拇蘭錄一卷洋煙述攷八卷狙史八卷退紅衫傳奇八
卷梅心雪傳奇八卷有子三人能守家學兢兢焉曰未
克盡刻先生遺書是懼不愧名父之子先生亦可憫矣
校既畢乃識數語於後

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三月上澣

四明遂學蔡鴻鑑謹序

復莊駢儷文權二編序目

象山王蔣蘭 渚山編刻

蔣蘭曰蘭既爲先生刻駢文八卷其存藁未定者尙盈數巨册蘭曰續刻請先生爰手自選訂益之近載所佗授蘭次之如拵卷數復檢昆明趙蓉舫先生光視學來湖峯所佗序文相眎因錄之目弁簡端序之辭曰管者史臣述堯四言始啟孔子贊易偶辭遂興左氏鋪張二戴媼疋戰國縱橫之語莊屈放佚之言竝驅使山川專演艸木意雙則敵理易達句耦則言情易深此蓋天地自然之文會易對待之誼非文人之狡變實太始之元

音也自漢而降皆推長卿孟堅子雲大擅其勝迄於晉
宋下逮齊梁元黃始紛綺麗競尙意簡而詞侈源小而
流宏按之則響沈揚之則瀾竭然如任昉卞遲徐陵庾
信之徒樹典旣確鍊詞費精雖若華腴尙爲近古自是
厥遂力爭繚繞互逞侈靡遂有斌媚之篇側豔之體曰
書門爲札闌曰竹馬爲條駿豹隱寒巖雉竄文囿宐乎
昌黎振其衰茶猷倡文宗也姚君某伯曰綺藻之才具
風疋之勝苒率曾誦其所爲詛琳瑯悅心上繼仵者茲
復曰駢體文一編相質受而讀之蓋取濼乎六月傳
綜于百氏者也夫駢偶之文貴乎潤理內毛秀采外溢

託思於言表潛神於言端趣目情生韻隨語足若迺佻
巧澆盪流而忘趨取媿於一寧之熾求工於一句之麗
俳僂諧俗何呂異此此非可呂語乎某伯之文矣瀏覽
旣竟用書數語於簡端質之某伯當不河漢予言也趙
先生之序如此於先生信无溢歟者核苒編尋一百十
有二首此編尋一百二十有五皆都二百三十有七皆
息則茹古體則創新闢呂爲凌駕管贇矜式來學實先
生素操之券非阿私所好言也時咸豐十有一年辛酉
冬日始歲刻五仍列目如苒例

七擇 九咨 醜女賦 任不舎宋元詞句畫册賦

釋風胡子夢賦 采蠶賦 味莊室銘 玉筍山
堂銘 勁節樓贊 范湖艸堂十九景圖讚 高氏
雙忠贊

右第一卷

東阿弔陳思王文 虎邱弔真孃墓文 玉鉤斜哀
隨宮人文 吳山寶成寺麻曷葛刺佛序頌 瀟華
洞贊 息游園賦 彤管穴蠶閣送賦 天井山又
井銘 玉佛庵碑 穹窿山上真觀碑 拯惑 攬
秋賦 元皇慶權箴 葛壯節公寶刀箴 旌封節
烈恭人塔喇氏泉二女葬井銘

右弟二卷

音響序 墨隱樓碎故序 讀風臆補序 旺餅筌
館駢文遺藁序 意雲樓誣序 韞玉山人誣序
湯貞愍公琴隱閣集序 吳生人月雙貞圖序 王
蓀泉被髮入山圖序 送吳鍊君蘭溪訪墓序 葉
鞠空詩序 文帝遐愆文制義序 蕘林類擷後序
月半山樓記 蔬香館記 醉古樓銘 丁豹卿
詞序 森玉堂記 周岷帆太史破戒圖序 虞小
林先生繡幕圍香讀六朝圖序

右弟三卷

墨林如意室集古印錄序 大乘正旨序 高鐵珊

香象廬集序 楊鹵明小峨嵋山館集序 陳洞屋

明經胥明集序 太白樓焮眺序 遊光溪諸山記

遊南池記 揚州寄湯海焮郎中書 蕭山縣學

明倫堂古柏記 魯瑤僊永興集序 潘季玉玉淦

詞序 吳門焮禊題名記 畫禪寺書畫雅集記

元夕金闕城鹵紀遊圖卷後序 晚晴樓七夕小謨

記 姜石貞先生玉溪生詩解序 澄養軒記

右弟四卷

吳山抗峰高館焮譙圖序 尺五莊餞胥圖記 正

氣祠堂壁記

大碧山館記

南湖蘭禊序

吳仲

祥邃倚樓記序

魏滋伯翠浮閣詞序

蔣純甫芬

陀利室詞序

武翬騎尉朱君誄

丁寶哀辭

爲

李邑侯伯鎮海縣昭忠祠碑

送蔣枝芳丞江蘇序

廊巖爍餞序

齊玉溪畔山蕩翫月圖記

寒碧

莊游讌記序

游天平山三白雲記

登靈巖山琴

臺記

鹵施洞贊

金山石壁記

嬾慈谿金氏婦

象山李女貞烈碑

周騎尉碑

右弟五卷

遊三葦及支塢山記

搶峙遊記

復王伴石牋

追贈朝議大夫上海縣知縣王君狀 卹贈員外郎
銜光祿寺署正胡君歿節事狀 故處士沈君墓版
文 槐園王府君墓誌銘 皇故中議大夫贈侍郎
馮文介公神道碑銘 贈中憲大夫故吉安府知府
王君墓碑銘 贈太僕寺卿廣鹵龍州牧王君歿難
事狀 江中丞誄 謝鐵卿孝廉誄

右第六卷

鎮海縣新建校士館碑文 蓬萊閣雅集圖記 高
士青禺子墓碑銘 王徵君蒲塘生壙志 仁穌秀
才吳生權曆志銘 故國子監生虞君誄 王府君

家傳 贈中憲大夫馮君家傳 凌國學家傳 向
府君家傳 故國學生戎府君墓誌銘 爲胡宜倅
公兄邁哀辭 皇故授中憲大夫追贈通議大夫徐
公碑

右弟七卷

爲徐編脩師祝祁宮保七十序 馮母俞恭人七十
壽序 欽旌節母邱母朱宐人六十壽序 壽莊智
庵總戎七十序 高母玉太宐人八十壽序 傅竹
雲翁七十壽辭 馮縵生觀察五十壽序 比邱尼
覺苑六十壽 贈朝議大夫河南汝甯通判王公墓

竭 故國子監生鄔君墓版文 授儒林郎議敘布
政使司理問廳銜王君狀 歸安定婦氏張孺人誄
夏縣丞暨婦周孺人哀辭 王明經妻謝孺人誄
史姬汝南君壙志銘

右弟八卷

復莊駢儷文權二編卷一

大梅山館集

鎮海姚燮某伯甫

七擇

序曰惟昔淮陰枚生曰賦手騷心著爲七發而譎諫之
旨善道之方厲焉外雖瑰整若密其宅氣之疏宕實與
文園司馬氏竝驅後進紛紛祖述蒙所瀏覽不下數十
家佳鳥歛籟晉藹競華紉杆軸之繭絲耀絺繡之章采
如陳思王所云辭各媿麗蘇子瞻所云引物連類能究
物狀者信尔有之然大抵夸張宮室車馬衣服飲食聲
色玩好畋獵遊覽諸端而終揭之曰內明體外達用馴

致於身修國治之極則千水一趨其未免乎流觴之濫
乎今緣事感託宗其意爲七擇辟猶握燕石魚目目炫
耀乎都市也或於貌無襲於理無闕尙許躋於菀林之
賢者

折弧生美才越繩自甘陸曹處卑猥之巷競鬼躁之風
其滯淫乎出入之蹤者倥侗如也蘭潔不修玉方不砥
噶朋引儔藪藪泚泚爰有黨人貪夫怵迫之徒纖兒滑
稽槍父侏儒下及扈養牛醫狗屠輿隸阜丐臧獲賤奴
招要欵曲若將終身隨隨已枯此軀矣已斯乖五行蠹
四民羌不自媿辱而貽哲者僂乎伊其所事憊愚局濁

偃伏趨起非時笑哭止則蹙融匱璇二莞六籜穴幣四
緋質梨握槩動則拔河水嬉杙樓壁飛調鷹彈雀走狗
鬪雞詭正者流噴噴焉慕附之願執篲先後從步階梯
操韋先生聞而嘻焉幅巾峩峩大袍袿袿引履蹈莽振
杖排蒺言既造其廬室思與談詭焉生見先生延之上
座禮而加暱無所謂忸怩竦慄者先生詔之坐善氣肅
辭而進曰子非清明貞臣之子乎非質非破礪而材非
屈骹乎胡然隅圯圓毀不自羈束蒙聞天地之生人有
類族稟芳者純坳薈者駁崇修之君子終日辨惑也狎
比之小人鮮能昏獨也子欲寄眊眊隕粥馑者邪故黜

爾目迷湛淑也蒙管子輕詔五官狂趨四支堪堪乎牛
後蹇蹇乎雞尸抑志有所齋業無定持故蚩爾目任役
逐也生瞿然曰微先生言小子夾亮之願受教俾趨所
嚮也

先生曰莞席芻狗艸軀木腦岐伯樞素之書雷公雌雄
之道奇咳審脈肘後繫方三物五石六氣九藏醫則有
桐君長桑巫彭子陽爻闌金井易林火珠范門伍匱元
女九姑玉靈被龜樹神占烏參奇門與太乙究九變與
四兆懲乎旣災之言擅鬼神之言矯韓友郇公洵卜士
之表表乎越若旺芒芻脉希微魑顏蹙觸鼎角匿犀揣

度求骨索神定儀陵九霞跨鳴雌禰姑布宗麻衣越若
百中四餘三獸五虎演珞珠之幹枝抱消息於子午呂
之遊尻易彥升圖南之門伊不能鍵籥而拒也越若天
元四星狐首赤霆撥沙畫地之術玉門定宅之經乘終
祿始貞悔捲握揉陰按陽目造嘉福此技術之至神也
精乎其一出可目敖王侯尻可目駭流俗而子願學之
乎生日墨墨默默幽而難極窈窈冥冥虛而妙憑小子
姑舍是

先生曰不民者游民坐食者蝨食將與吾子入市廛觀
所業疇弗勞筋而苦骨授迺模設迺科百佗舉五材飭

而顧有委縮胸而偃息者哉榜檠椎鍛通之槩梟壘周
重鬲師之昆吾搏闕父之埴操邯鄲之觚物由地而選
匠器緣時呂制式磬雕者光鍾幌者飾函鮑之疇攻皮
革輪輿之屬眠曲直筌緒汜布匪淫於業規萬出之法
神明存乎人致幽助然後揚班麟曾未能指其督削之
所云爰有刻玉楮混削竹鵲飛五鳳恆滿之鐙八龍地
動之機區紙木室公輸雲梯任射不能發其智楊田不
能喻其奇七輪之扇九層之鑪均非所希也此工菟之
至巧也呂子之慧胡弗幾之生曰聞諸莊生之言矣巧
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效竈蠶之瑣瑣雕刻乎

衆形信不如其休也小子不敏烏能從事於斯

先生曰菜穀不熟謂之饑饉國斯病民斯競是曰嗇夫
官於周力田舉於漢服先疇者其於神農堃老曰下及
趙汜王蔡之書具案焉俾之公餘而私有羨故始播種
終穫收日優月游不違天之時无越乎地之畔也三庚
三戊金穰木康雷曰鎖龍雪曰殺蝗墳膏壤息黎青埴
黃甌史汙邪豬洩有方於是鑄鏹杵盪耨耰砵犁之爲
器剗決籽蓑弗趙塋拔之爲事稻稊杭秫稍稟以莩穉
京困廩庾圖害已儲利是胼是胼不賊不害旣及暇迺
樂般般爾而鬯洋洋爾言薪樵於山之岡言罟緝於河

之梁煨蹲鴟曰楫柚佐酒醴曰羔羊採蔬晨雨驅牛夕
陽妻子謳歌鄰里蜡觴此農氓之至樂也庶可以服而
習之歟生曰美則美矣然而有歉荒之虞有征稅之苦
抑食於人而逸與供人之食而勞先生固孰棄孰取乎
小子未能也

先生曰無曰則爲子計億事材曰操乎貪三廉五之術
罔辜權而姦利爰帶內曰爲出八蠶影撇槿華葛樾縣
黎生犀珍羽如雪皮革骨角桑麻檀棗濁脯翁脂郁米
朱密陸釐龜貝海舶鹽鐵黻兮而沛艾其氣也如蛟龍
揚爪曰趨雲爛兮而玢璘其采也若虹霓椒華以纏月

積芻豆而成乘充跬步目及常輸涿薊遷滎陽嘗雋門
市建康於是杜陵之張海陵之黃茂陵之袁晉陵之湯
齋息而至充塞府藏雖有銅山金穴谷牛窖倉舉未足
與之頡頏也於是盛陶侃之家童建田蚡之大夏結春
申之貴游飾王琛之名馬效田李之任俠輕王侯於土
苴集烏而萃麟崩泉而騰火此商賈之至豪也子能師
陶朱猗頓之灑目行之無左矣生爲之翔然改容曰瓊
瑣哉一駟會主辦耳足目反賤反貴而致繼湊輻至者
信有斯易乎其饒羨哉然而晝花方煦秋林忽風趨鹵
市者夢醒躡東郭者路窮先生詎不思灼灼疇軌願有

如張永如鄧通如孫奮與石崇其人歟矧小子之庸庸也

先生曰孤特與涿驥裹服箱負良質焉謂攀龍附鳳升天衢曰上越近乎卜蘇之貢璞求別矣不如逃箕陰濮上而逸也是又膠輪輻之運甘自屈焉今之世入挺熙熙六字瀆謚然必智絡天地辨雕萬物譎衍爽之才翻儀秦之舌遇鼓卽當在輅斯炙用曰抵掌諸侯王之門進身十萬言之策其真矣且惑者姑弗責矣夫曰王敦之雄而取郭璞爲參軍者車依輔而行也曰庾亮之通而引殷浩爲記室者水鑑日而明也苟其貫往挈今澹

微達故幅利清裁綜練羣務言權賦稅則期乎星之煒
麗焉而度著言定讞律則章乎鼎之昭軌焉而象鑄言
艸檄奏則粲乎支條之整列上下焉而華附言贊兵戎
則密乎棊之相劫相讓相紆回焉而徑布雖爲人捉刀
與人成大功不狎愈乎亮特其才絕景而怨吞響而哀
目沈窳於馘寤哉羌迺有將軍改服丞相開閣太守下
榻大夫致幕金幣遠聘弓乘下招十離无感三端有操
尻養隆適出入赫豪抗手貂珥攝目佐轡曰爲昔日者
隴右巨川太原孫楚顏晃魏舒陳琳阮瑀夾於斯揚蘭
儀凌颺羽詎若伊委隨慕勢延頸曰鷺鷥者乎此幕僚

之至重也子之才堪副己生迥爾而侔曰古之君子尚起而从之小子不材願賦承筐示我之什雖云爾咎則已任功則人襲盡悴吾畢生夫爲誰之爲而爲是汲汲也况其如丈夫貴自立何

先生曰然則赤靈瑯角霄霓天閭日澤万類婉婉鷲雛振儀琅玕希世稱瑞士有潛精卓詭檢押底厲不與之邁風英塵翔煙紫蔚晞蘭矜而發瓊躡雲嶠曰停轡其將瑟尻騷騷食蓼而悴乎殆非所曰軒自命者之志也蒙其爲子彈岳岳之冠而擲宵芳之佩焉宦軌歧出三途括之資緣請問援制入貲通籍卽選殿最有差者曰

左途拔身戎御監督方部端委虎門爲干城伍者曰右
途華敏孝秀翹簪九班方轅接軫百鶚競翰者曰正途
三途旣別三尻遂辨上者尻寵驤首蜿蜿入金馬而輿
驂颺圭鼎之昭憲其次尻要列壤翰屏聯五長曰扶衛
磐九服於安貞其次尻閒承暉茵綬培榛楛之脩翹儲
天府之薪標或則關策延登簠簋飭躬或則典籤出納
履籍離容或則提衡樞密貞信蹈中或則司牧民版愷
望樹封罔不焚芟製曰出翳儲葵心曰向陽升高梯曰
扶搖耀簪紱而有皇此宦階之至榮也子能企而踐之
上之造朝廷邦國之績下之騰宗族閭里之光俶儻而

激印謂尙未足播榮未足奮香抒其弗鬱促局目發揚
蒙竊疑之矣生聞言竟而忻忻然而憊而且訝曰曖曖
爾標兮犖之迺耿揮清瀾曰濯鱗兮我曷爲乎泥之窘
旣而曰先生託我哉小子嘗稔乎搢笏奉紉者蘭臺策
勛金箸上籌委委蝻蝻不優不柔充位无術植養自休
希指縱權枉法致賕庶官沿牒卑不與謀尠所毗讚沒
而悠悠出參外政分隸郡域供億崑煩蠅營狗曲左隙
右彌東脛鹵續膏血科歛艸芥刑獄偕蔭上游爭升捷
足相煽成風懦庸貪酷信如先生言其往而波靡曰佞
惡乎抑嚙嚙而矯目自堅所握乎其能拯羣損而著益

於猷乎抑圖赫赫於生莛而旺諸後之貶辱乎美矣未善也

先生曰蒙且爲吾子策萬全俾其體不荒於嬉心不委於予於世不役役於身不錄錄而克外鄙者提上筌其唯幽屏祛事游心浩然假斧藻於古之大賢乎且夫襟縵而帶孟仁義其權輿吮經而茹史文章其嚆矢馳驟者步遼闊者程造車者神合轍者明子而壹志銳道脗蠶先靈惟或獵景畋汎浮游乎失憑也毋迺自慎且就冥歟蒙先爲子拓詞場開執圃吐霞息且導華益玉濯而含漱縑九困而入沈揭重覈且出督命遣平日星山

川令帥乎艸木鳥獸綴學之士瞠焉乘後雕蟲屑屑者
緣階而下走可謂怡寄羣言无變毅者矣生遂雙爾若
失熹爾若得而復於先生曰小子懲茲而悟矣今之往
舍邪辟知遵路矣薰我匪度勞童童黜闇而瀾奚爲終
先生曰未也試畢蒙之辭天下之不可棄者美資而不
可枉者盛時徒曰績新象攄隱衷致齏適擅妍好一衡
量於典冊洵詹詹其小哉是故九皋之鶴不自唶嚅爭
鷗雀夫夫之雄不自組繡誇女紅宗舉大綱躬用不匱
發厲盛隆目宣昭粹擷七序之簡要師八誠之名貴飫
餽露目爲經體易秋目爲緯咀液於新語之純伐材於

論衡之蔚跖游夏之精心導晁董之盛氣然後歛息雅
頌極規典謨鏗鏘斷離立上衢闕論所炳可曰備稽
采傳之後世不笑爲俗儒毋謂其區區操爾元券當不
爾誣也不然勞勞而生閔閔而死沒世不稱豈爲君子
若夫禔躬豹藏充衍名理兼資總修立枋丞紀又在吾
子之自視惟蒙叢弗跂而俯歎生且意嗒若卷顏翹若
萎屏氣而唯唯離席再擗於先生之笄曰小子之躬始
今日有也願佩我先生箴持之拳拳循之曰仄仄也

九容

恢脩景曰遵南陸兮天何若翕而爲秋之瘳威祝融潛

嶙嶷曰息駕兮躍靈匿矐莽而卷旆風晝駭而從從上
諱兮靈橫肆而磬磬其四馳嗟號屏之好勤兮漉逵壑
而汨灘條繇方達於茂軌兮歛枯乎陰而悲萎登高樓
曰縱予眇兮心遼逝而莫歸森沮澤而襄邛陵兮岑岫
頰綠而欲隕聚羣龍曰繇言兮鳥軒翼而不散下巫咸
蟄化曰俟命兮極耽慄而邈回願掃兪曠于六幕兮陽
膠葛而振熙雖我躬且不自任兮躄勞悚者曷爲懸紛
來其不可制兮終煩懣而如推

迅江湍之汨汨兮挾石尤曰南下駛乖龍爲堦導兮龜
蟬掀而旁舞陟上濫而沒滑兮汨嶄巖之島嶼艸木偃

崩而漂腐兮舟檣靄亂而无所頓千里之陸沈兮實罕
有于曠古失天塹之窳巍兮迺磊高防曰橫堵虹互兮
中洲免四出兮越流俾鄰壤其遠哉兮安播種于畛疇
惜觀望曰紆嫉兮昧疏排之善謀謂久必自殺其勢兮
終決裂而莫收豈皇天之不降恤兮抑斯民之自尤職
重霧而窅窅罔極兮予能不怵怛而心息

崑蓬萊于溟州兮資扑戴乎六鼇層樓瑰其卿霽兮蜿
雙蜃曰相糾玉娥含睇曰流媚兮琪林歛蘄而避蛟密
所幄曰闕昔兮脩翠羽而不彫俛壺嶠而皆下窳兮冠
太乙曰陵標閔六濁之蟻鬪兮競飲啄曰自鷲弱流不

可曰舟楫兮何所怒乎煦漂軒颺颺兮長鷗靈云云兮
相詭飄落兮萬樂亂紛蕤兮難理樹若木曰百年兮遭
一朝之摧毀汨九國之玉華兮沈五城之霞采苟持脊
之克豫兮防蠱我曰三彭奚丹鼎之失守兮遽寅傾而
卵煬嗟不知三代之蚤避兮將曷慰乎東皇

帝錫茆君曰軒蓋兮曰女徃治其九疑率千百之僊吏
兮披文霧曰敖嬉朝驂蚪于丹巘兮莫息鸞于碧隄朝
上清曰申祝兮願布化之恬熙胡脩羅之不自量兮曳
虎屍而衙衙帥薜荔曰爲拏隊兮載鳩槃于遂車睥鷹
鷲翮曰上捎兮猥偷鬢鬢而下馳元舍馱其四合兮厓

屢崩而欲緒苟倉卒而竟廢所堅兮曷由報皇皇之寵
命蘖靈獸而號曰哮兮氣迺懾乎梟獍培天殤爲鮪者
兮闢虞淵而升六龍旣弗淪窞其瑰秀兮抑力鄩而不
使之東盡厥職曰保我縣圃兮帝惟曰君之功降天顧
于沕穆兮能不愉懌乎其衷

蠓蠓飛而不向欄兮避鼃網之蒙嵒風挾虎曰嘯林兮
羣羊伏檻而悚惕信衆寡之无定勢兮性制乎其所彊
彼干將之不能剗蛟兮實先自處于不剛尔爲豕兮能
突我有馬兮善驥惟八駿之上選兮目灼灼乎有芑舒
蘭筋而怒嘶兮雲勢低而不昂星精降此龍種兮來天

閑而絕塊儻大功之克蚤歲兮泣麒麟曰圖像飾銀鞵
與玉轡兮矧寵余之實多肩所命而綦重兮復委任于
誰何慮閑逸而不驟振兮我豈敢謂其媿與惟時乎之
不可再失兮願弗旺于蹉跎

秉脩簡曰相招要兮來衆嫜之妙妍秘殊妝■邀悅兮
恐受眷之不先信暱侍曰申所願兮曾貞潔之爲賢組
夜光而暉其服兮孔翠絳繚曰峨冠紛謠諑而思乘其
隙兮彼益工伺欲曰固懼矢旦旦而指星月兮敢告怨
于疲艱惟盛菲之難久襲兮胡不自閔乎我躬懇蕭艾
之同刈兮遂改初服曰倒頭韡青榮曰鄂附兮常好修

已立名邁秋飄之淒厲兮曷弗自策其所全眾迺起而
相排擠兮枉衷悔而屯邇結蒸愁而莫解兮曾何恃乎
嬋媛還玉佩曰謝宿恩兮揮哀涕曰流連在儔侶之昔
余訴兮咸邀寵而被其綺紉眇靈閭之萬里兮予默霽
白日而易昏洵君子之不我亮兮夫何慕乎永年

夫孰非瑰材之塊壘兮挈連蜷曰揚矯精氣鬱其蟠困
兮廣被蔭于平楚矧負雨露而養榮兮殊眷顧于大造
叢因悻悻曰招斧斨兮爰摧伐而身不自保惟改繫曰
奪貞兮誠媮生之非壽考迺任攘而處曰暇豫兮詎輕
棄命于菅艸旣覆我之右蓋兮復偃我之左蠶叟旣蔓

之下延兮及榛楛與筍筍梠株糾連如拉朽兮嗟力竭
而歸之斃標眞宰下顧爲涕洟兮山川索焉而枯槁天
樹女曰十季兮曰保鄣之唯女資衣重所降而思曲護
兮竟暴焚輪而撼曰頭之繫脩挺之多欂栳兮胡不警
迅商而惕曰自危

竊悲夫倮蠶之蠕蠕兮天何怒而降茲淒毒云託體之
爲蟻微兮衣以順化于食息風撼巢而影余羣兮羽毛
紛折其狼藉雌求雄而母覓雛兮聲吞淚曰哀惻槃瓠
厲牙嗷嗷兮烏鳶鉤爪而怒攫魂九升曰九隕兮能蚤
死而奚擇濯貴賤于同蕃兮積道左之皆骼惡氣慘而

暮屯兮濁流凝而晝赤酸鬼哭之啾啾兮白日夷因之
避匿嗟荆榛之密布兮誰當有此衽席願狂生之感知
恍兮弗恃安處曰爲福暇長穹兮晦冥睇崇藪兮壑傾
尻无人兮中兇兇虺與狐兮相獠狂雖懵蠢而皆予族
類兮曷忍焉而睹斯痛創帝非不降閔而惻愷兮終烏
能求筮於巫陽

天非偪而地非仄兮矧置我於時之盛昌歷坎際曰持
所履兮羌何憇顛蹶之失常曠閭闔之八紘兮振予翼
目恣翔鹵飲露於陵雲之臺兮東負旭於搏桑終年命
之實多淪棄兮獲生息而欲云不感胡元黃之交戰兮

開變局已矣診謁我躬之如蛹兮籌所步而皆窘昔圍
之植騶吾兮今薙之爲兇嘖蔽藜菅於九道兮麝狼毆
而復返悵歎熾之夙子好兮咸燼亡於一髮欲徃從而
疇倖孳兮予非惜吾足之胝躋顧鞿羈而潛下兮劍在
櫝而不暉接曉霽之淫淋兮颭殘鐙曰照幃元髮短而
就彫兮歲月冉冉其告馳欲師廉蚓曰穴蟄兮奚槁壤
之可已救飢苦昏菽而莫自檢兮余又何暇乎世悲

醜女賤

山會王君律芳作短人賤刺非類也余讀而善之因感
於時爰廣其意作醜女賤其辭曰

幽鄰之醜女欲嫁艾子艾子見之而駭曰噫吁噉胡爲
乎來哉其支離疏之女耶抑其皤麋之妹出乎其類拔
乎其萃天之力蹶降此大戾真一顧而驚人豈希有者
爲貴羅綺抱寃粉黛遭累臭腐鮑魚木蠹土塊宜守貞
者十季至今而猶未字也聞之夫子夫子不語斯真謂
之恠矣爾其寢而不揚亦矧亦憊捧心效顰媚態百出
顧影自憐不避明月伊威在室蜉蝣掘閱鳩槃夜叉九
子菩薩一峯當葍岫岫啤啤眼盼則淚迸於顛願解則
紋生於頰來窺牆上影螿螿兮生疑恐坐懷中心惴惴
其先慄爲窮奇爲樵杙信不可已殫述願誰能愛而忘

之而寶此曰爲異物乎女聞厥言出而嘻曰妾顏何厚
爾言斯醜先生好色非吾之偶豈不聞媼母倭傀喙膜
咳噉遽蔭戚施而黃帝納之曰爲妃蓬攀歷齟踣僂疥
痔而登徒子矐之曰爲妻長肚大節鼻叩喉結皮膚若
漆是惟無鹽之鍾離亦有宿瘤同於此惟而又皆見寵
于齊三逐五逐孤無父母齊相得之如賓如友黃頭黑
面名士之後孔明聞之娶曰爲婦更有孟光箕帚并曰
伯鸞敬之白髮同守若亂周者褒姒沼吳者鹵子河間
瑤光淫而無恥傾國索家歷歷皆是非不蛾者睂犀者
齒蒼媯媯柳姪姪媮媮瑰瑋怡蕩也靡而先生顧何棄

而何取不求我慝筮爻於蠱曰貍取人失之子羽竊爲
先生鄙之艾子曰予之言誠是僕終未敢承命也乃退
而贈之曰謠曰媼曰爲姝乎媼曰爲都乎媼而嫉焉曰
爲姝乎媼曰媼曰爲姝乎媼曰爲都乎媼而嫉焉曰
隴廉其將終蒞乎吾其擇敦洽曰與汝偕老乎

任不舍宋元詞句畫冊賦

吾友蕭山任渭長名熊字不舍曰畫手冠一嘗遠薄吳
顧近籠唐仇餘子碌碌僕隸而已嘗厲我大某山館一
季兒子景皋摘宋元人詞句丐其爲士女冊踰十日得
十六幀瀝脂膏黛淥之髓極雕塵鏤影之妙謝赫之所

品鄧楷之所評於是冊綜括焉暇日披覽系之曰辭竝
慨任君之不永季而此調成廣陵散也

是何瑰麗華鐙綺疏虹采生鬢蒼眉襲襦曰永今夕君
子樂胥是何柔膩若頰若委乳燕始羽織桃方藥背影
怯人不容詳視是何纏懸展鏡无語娥媼鴛鴦婉變蘭
杜止盼歛脯若怨風雨是何嫵雅弱穉好嬉拍翠當扇
兜芳在衣秋千紅索畫牆之西是何幽悄歛居寡儔銀
蒜夜押莫窺其愁明河照天東西女牛是何蕭索紫駝
關山鷓鴣弜毳帳雪滿月殘飛蓬辭柳淒絕刀鏗是何雋
永含致曰穆浮杯露芬上簞苔緝嬋娟肯來篁气吹淥

是何豪邁瑤臺讌
肯際鸞媚舞玉簧
差差散爲霧氣滳
裏成絲演爾寸豪
造茲詭詭下徵側
商藻霽林旭置酒
于旁未厭三復拚
卷而起悲從中來
山川浩莽佳人不
歸丹黃如海繼韻
其誰

釋風胡子夢賦

歲惟元默困敦九夏
宛喝屏翳告停恢台
罔期下上歎
蒸風胡子憂焉迺履
焦冒焚咒竭於大白
之湫若干矣
譚歸而撤瑟幾希乎
際幽三魂九升精墮
魄畱輦輦焉
如騎傳說之箕尾
任任焉如還李賀之
玉樓羌不虞顛
裊蹶霧而夢爲逍遙
游也返軌蒼垠福庭
大開因茲優

游乎恆季庶免乎三姑之交謫哉迺就跼弛子而述之
曰嚮乎哉方霄谿縹而厄澀淒之淫曠條負翔易而鬯
其忻忻解糾絕之鉗墨河穹遼曰蕩欣籥淮南之上僊
穢禦寇之冷風錯黃牙曰相嘔匱宛重曰流運夫夾歧
迷而膏疇導厥徑也繁廬兒者岔竝服曠禴與赭巾始
隸職於椽末迺負劉而帶鉞彼掄弄而左跳此跋遂而
右連首軒手竊趾弗藉垠气所暖蒸魂焮焮形所寓
存璘璘霧霧神所止凝索索泯泯上不及九天下不及
九囷剖胚渾之卒散幾幻蛻乎斯身於焉俛覽輿由則
有千礪萬翳相遞相遞蔚藍演漾嵐縟可掇峯樛糾曰

翠刃巒鈎勾已搏軼疇聳馳而高岳隨展鳳而旁翾老
碧雛翠菌裊筍背菡蘭剪附蓮葉蔽被複陸疊透瑟而
逢浮蔓日宵稀明燼而黛若縋而最若鷲而墜旣睨而
殺若飢若馘徑齧嶮擺折積潰玉雲歇飲而按縣靈
華衝菴而揚旄旭之燿耀而若焱颯之條呻而旋回羅
霍衡泰華之上示咸驂蚪御龍已來會謂是迺勃解東
壑之三神夷奚秘乎金庭泊玉筍載獲載駘巨靈是擘
雨師之麾捷揚虎祁之鎖怒塲洩纖阿之舍臆斲銀潢
之天脈其瀲而下注也則鵬焉皜焉而澎澎乎有如千
丈之懸帛俄瀟瀟而四濫也則飈飈乎濺而磴焉而相

汨越焉又髣髴乎廣陵之潮易城之汝蒙於是昔外庫
坻之塵邈畔回穴而眇知習霍駭迅動而傑池忱奠輻
曙莫獲自持降不能踰嶢嶷涉濛汜縱不能陵九緯跨
三能憑敞悅而岫歛徃終曷止而曷依也无何晏溫闢
卯丹暉耀東方葩昱超散爲夫容開馳道曰八駿魏赤
城之九重屹而巒其文石琪玕繚焉而瓏蔥煌而爛其
綺椒長離幡焉而紛峯礪礪瑰外招搖建中若有明滢
拭象顯采發空橫胤闔澤衍溢勃蓬迺梯百常之瑤級
以達乎太紫之上宮蒙聞絜虛碧琳天帝所治明眞羽
景衆僊所駐金巒瑤華靈娥所御而是宮也次復絳牖

撻蜺綠房軒颯結磷秘府鬱儀上標旣嫺娟而獲獲還
瓌譎而天矯白榆肝悞日翳欒驥并幹而瑋交紫微玃
擲日絡囊鞞觚稜而奮挂太乙之茄承雷廣寒之桂建
擦拓六埤四洞芒燭霄豁易庠舍轟幢樹翻斯火福地
僊都之一而供玉京十祕日遊翺者乎蒙迺森惕震悚
繩步日萬踧踏偃偶采入其阻旣無甲丁猗肅巡闔守
戶又不見策鯉控鶴駕軒乘鹿之侶粲裳珮之翩禮綯
旂葢之鹵簿更何有嬰冠瓊鳥儀嫺睇嫺撤奈華擡麟
脯八瑯彈五靈拊咸來訶而來舞眇所聞覩次莫我拒
於是乎竦體疲曳躋於中堂藻笈瞰按玉函正方肅而

盥想太齡啟囊其中有浮黎豁落八會商皇混沌攝殺
左乙右庚逐靈玉女招神天光天火龍泥九籥崆峒摠
攝萬精三五順行蓋署爲玉樞之上誥而系龍天保衛
金科之所弄藏也於是乎凌眇貽睟弛矜潛韜始循欄
曰跋盪旋踰闕曰趨趨喜冥筌之克排信大道之爲盜
然而翠嬰所蘊司命罔覘赤明之奧下土曷探岿若有
號屏攤旂陵場擲劍豐隆互趨列缺旁閃阿香枹鼓曰
碣礪蜚廉布網而黜斃赫冲礮礮而東揜律令罰殺而
西闕觥觥耽耽凜不可犯爰索諸懷爰棄其檢險脩鑰
而膏斯幸脫窞而逃檻蒙於是皆意澹淡而迫齋身陵

躍曰裘裒驕駟碣磳之聲渺鳴絢純獵之境開迴矚平
泰時燦闕慘纏綏蕤霄嶢蕊珠之殿岱輿琅玕之臺則
惟曠焜礫碗璀灌歲鬼乍霾乍皦若宵秀之橫峨嶒眩
綠之隱天台也幽藹搖別騰踏脩聳洄洄每每若金碧
沈綺於洞庭電燧變景於蓬萊也一胸象逝罔究罔猜
有虜罔識返將疇歸於是環眺柔祗瑩嫫依稀竦章干
尊交松萬壑傀傀鬢鬢仰螭偃龜髮髻髻蹲師伏犀
或復有山圖木羽曰爲宅太容鬱華之與栖藉茲而息
踵又烏知國非華胥而蒙也非卽希卮乎然而忍辱離
垢者爲佛形棄尸解者爲僊曰蒙叢桑有園種秫有田

名繯利纏妻繼子攀俗濁之未蠲何从餐大藥而乞帝
鄉之齡也臯禽嚮嚮飲於澗阿精丹頂紫霜研玉麝
綵縹已粉袂尾翩翩而離猗遂迺緣尻跨背因風度波
於斯皆也鳴籟靜柯岫幌迎曙絳足而犇但有林籟
繆珊珊恬弗知怖辭諸妄之恢奇軼橫流已須臾而遂
不知此身之汗焉而寤矣嚮有萎我已越淥促我已天
闕厥若培阿洗易鮭蠶賊縱縱莘莘衙衙頽頽其不
可殫數者火罔不獼獼駢足闕焉而去矣甦人續絕復
存吾息遭趾離已抑俞蒙未卜其何凶而何吉先生其
爲蒙釋之跡弛子迺權所告已衡理而復辭於風胡子

曰幾之動目形形之幻目神其殆猶滌胃之徵鑿心之
因曾何東方罵鬼之足云乎太矣之根目腎爲持下坎
引水百脈灌輸土藏曰脾艮山是奠蒼折巘錡焦府相
捍震雷肝司巽風膽輔少陽懲汎奚激而吐儻兢悚之
蠹午來構噩於寸心復扈莽而熏灼任膠擾於六淫其
必憤懣夷靡督斯衛營蝮驚脈暢竄幽纂冥遊六天之
泰煞沈北獄之溟滯若夫逆噫云制流峙胥平眞元從
從秋秋曰捍闔俾屍閭而髮達乎黃庭宜二豎還目就
漠太繁竟薄氣而壹壺上騰願參悟目老冊伯易之說
鹽黃婆而沐浴斯予媿與丹嬰必欲鈎宵扶悅鋪張不

經雖禿毫敝楮而卒莫能盡傾也鼠胡子曰唯蒙將釋
斯言而爲鑿鑑之銘

采蠹賦

采蠹遲所期也期而不至賤目寫之

采蠹中阿林暉告晚江鳥歎飛心與同遠遠嵐廻互碧
煙寫穠若相睽顧使我遲留君子未歸玉琴弭弛亮節
雖存棘指難理蚤娟月之上升納空庭于止水置酒兮
裊裊花光動兮風來振吾袂兮微爽舒心顏兮略開望
天末兮要眇檢誓言兮皎皎胡桂撒兮久淹棄懽娛兮
中道薄露潛下砌芳暗生忼惘如失孰諒苦情牽羅帷

兮就葶索好夢於孤檠

味莊室銘

伯陽著說窮有爲无禦寇遣辭造无爲有蒙叟所佗兼
綜二氏其文眇而恣其志憤而苦其旨曠而冥子長氏
曰剽剝儒墨子元氏曰公離塵埃可謂知言矣嘯葦孫
子夙曰害非爲學愚其流於鞠礪也返而葺漆園之門
握其筌蹄索其厓畧棄朱泮漫之技斲石戶農之逃鍊
東野稷之神養紀消子之氣悟支離滑介之論追長梧
嬰鵲之蹤曰蒲衣柏矩爲師與譚朋昆閻佗友縱觀於
堪盃肩吾履髻之所宅抉幾於螳螻稊稗瓦甓之所存

緘天門而葆光遯尾閭而息踵納辛宮於欵啟聊爲醯
雞視鬱栖如帝鄉不輕土稷蠶蠲鵠卵謚之如猷劍蛇
蚘蝟翼精之曰鍬鉤曰茅靡者處身曰弧落者翫世謂
鵬飛九萬猶斥鷃之搶枋謂大椿八千一朝菌之天閱
畱骨曳尾則託宿而復靈墮袞解弢則坐忘而喪我自
得其冷汰永外於沈屯爭席非狂避竈非敬拔簪非擾
筐牀非闢營錐指管闕而罔極於大妙雖縷短楮小而
夾柄其道樞其斯云見獨能真爽然四解者乎夫入世
有憂閉門曰課易與俗爲嫉飲酒曰讀騷惟跼體於今
乃授情於古若孫子才工達務跡恥隨眡守甯謝櫻反

通求大懲波流於外俟朝徹於中覽知本之遺編識權
輿之有在已故籛廬一榻寄爲鷓鴣之枝煩壤滿卮謝
其羈馬之縛恒茲寢旂攷佗歸區遂已味莊標其楯額
合緡緡之惠而嚙邴邴之機適栩栩之遊已歸窅窅之
極則是室也猶庚桑之畏壘卽大隗之具茨無列而成
斯爲至貴矣孫子屬爲銘爰撫內外篇之語已綴之曰
萬物云云惟蟲能天昏昏默默形莫若緣媒媒晦晦乃
凝於神與物宛轉油然寥然五味渴口置其滑潛虛無
恬淡吐故納新忽乎何適據槁梧而瞑

玉筍山堂銘

復莊駢儷文樞二編

卷一

五

大梅山館集

樹稟能怒高人於焉眇俗崇體弗劇志士所已礪貞昔
有託孛寄於辟羅暢妙矚於鬱律非徒敖次公抗晉卿
也矧地靈偶鍾天瑰間孕其形卓爾其性介如星精幻
斯一九雲槐嶠乎十尺如石曰玉筍名者石本鶴浦舊
家物煙霜久饗兵火不劫蕤臆廢礫偃影層莎子遊馮
君偶經物色用致眈翫移置於宅遂名其堂爲之堡土
隆址蒔卉植篠曰寵所遇暇且陳研拓畫校書理琴曰
娛所閑如覲古人夢慰曾樹之想若獲新媵坐對遠山
之睂觀其髻頭綺分冰髓絮淦蝕蘚爲篆冑藤亾巾蓄
哦嶠之古雲縹嬰武之胥綠清露到院能黏柳絲明月

上闌但倚蒼影丈人壽者永好盟言百季君子居之寤
譎矢於獸寐抑復珠唾泚灑瑤情與糾旺秋蘇根新蠶
三兩延颺樓角大槐一株洵足寓意嶙峋外境塵滓矣
然君金心堅持玉顏頤立旭歷銳銀者其學英峙俊邁
者其資曰之木天厠班玉堂翹穎洵無惡也或於斯石
瓦厥先幾鑑斯紳斯尙釗勉與余嘗停檝文溪信宿君
之堂八櫺洞虛四天環納芸簡充牖蘭渠逶門拓牖半
弓闔壺中之九華拄簷一笏抵方丈之百尋君則崖岸
與高真率無飾以視裏霧壁笥仇池搜空青括礚諸徒
撫奇而哀詭者咸睽乎後焉爰爲之銘曰述君隱銘曰

弗稜厥觚次弗墮落筭而岷岷包演太霍毛呂良垠暉
呂賁素履邇志遐縣軌在睹出庠存峻遇曷有常步燭
句注天骨開張偉我敬通凌雲擅賦守闈潛元建枋式
度彌性同固貽後孔安廼躋廼莘待振翬翰

勁節樓贊

楓江之泝一樓岑峙高檻當水古壁不塵秋庭籜飄煙
氣易夕夜檐烏語霜風其淒擬懷清巴婦之臺芳徽未
泯惟行義桓稜之門禮宗斯在蓋長洲徐節婦之所居
也婦爲故文學陸大業女幼稟開敏四教夙嫻遵戴記
不出之訓諷毛誣穆如之辭季七歲而母喪八歲而父

又亡朝坐編荆暮埜負土括髮毀骨喻其孝哀依祖母
而子居稱女嬃之嬋媛季十九媼同邑徐景華爲婦牽
犬呂市具無緣之羣鳴雞卽興提出汲之甕此固牛衣
茨樂而鹿車願勞者乎未及一季遽遭孀苦衛門之燕
槍矣孤飛趙姊之笄磨將自殺謂生我者長已矣所天
者又如斯撫此未亡奚其終日然豈舅姑尙在遺腹未
產委曲下勸忍泣且存未數月生男德源始稍慰藉婦
乃截髮勞耳戢影曰楸茹膽寢檠壹志而守鸞嫁肯之
珥潔堂上之羞絮遺篋之衣代護寒之襁俾衰老者安
飽孀孀者成立而已脫繭於十指枯血於寸心矣翁沒

營兆復竭拮据方謀娶婦曰分責任迫於勞疾頓歸山
邱眴婦季四十有二也夫此二十三載之中步履所臨
危焉皆谷衾苦之淚漂可成河屏御鉛膏誓不瀾之井
資生席艸明徹曉之籌僉云共伯之妻彼髦維特楚公
之偶宜謚曰貞焉事上於

朝旌閭如典而德源且臚其熒熒徵辭顯揚於是吾越
平太守翰署勁節曰表其樓操觚者流又罔弗述之詛
歌迭相永歎予思凌寒能勁嵩松於焉不彫樹體有節
湘筠所由難折聊援樂正唱發之例用宣禮脩摧惻之
隱坳書機左永播蕙芬贊曰

冰與雪分容有消釋兮惟勁節之樓兮恒无泐兮

范湖草堂十九景圖讚

周君存伯卜築秀州城東南范蠡湖之泝卽曰范湖名
其堂列十九景續爲圖徵題於能文者兼軒爽寥朗奧
折幽邃之勝羅水石花竹風月魚鳥之觀謂將奉親讀
書徜徉曰終其世焉爰仿郭聞喜讚山海經圖江醴陵
頌閩中草木之體而繫曰辭

南陽一舸遐哉鴟夷飛鳥不見清流在茲爲屋因樹敞
楹傍磯碩人藹軸可曰棲遲曰范湖草堂一方秋水覆
曰綠雲露下揭揭風來鄰鄰呼之欲出此中有人玉鯽

可釣言理其緡曰茨邨亭亭者亭通之橫衍鳧鷖在沙
如赴其約機曰澹忘趣曰閒樂不知沈浮欣然命酌曰
鷗巢林叢競濃石勢爭峭能蓄深煙偶射斜照吐因納
盃塵夢皆掉如讀太孚翻奇得奧曰北垞落落長松爲
蚪爲龍元鶴是宅蒼颯可宮四牕明月一衿好風有嵇
康者卧琴其中曰松下館靈均之裔金荃可佩夕香自
柔膏語何脆桐華隔簾么鳳迴睇箏弦十三小紅雙髻
曰花間詞屋輕綃百褶煙縫水裁美人倚鏡初紅上顚
羅紉冰簟午夢乍迴死央卅六湖上飛來曰菱阿天地
飄蓬江湖斷梗汎夢十年回頭自省不纜而安不帆而

靜曰此浮家風波無警曰舸亭宮人寥落黃冠遠遊一
囊挂壁殘局都收瘖若無語中含古愁風廊万葉勁气
正纔曰水雲琴榭夾壁如蒼紆之一溪纖翠下集靈猿
上樹紅磴百級隨勢可躋皆燿如縛幽草爲蕘曰南磧
再入再深一曲一密緊綠四纏若不可出仙之所尻鑿
石爲室海橐內包天秀外溢曰壑軒千个萬个風宜月
宜鏘鏘環佩寫曰漣漪中橫朱檻上抱翠微瓶笙罷奏
旺客譚棋曰篋房天形笠如坐我深井目希耳夷迴絕
人境東暘射暉西晡速景仰指飛鳥流光俄頃曰圓谷
丈人蒼筤兒孫環列不琢不雕其妙在劣落落古姿錡

錚介節有朋如斯吾願腰折曰石所有閣閣閣八牕洞
開衿林帶壑万緣一堆幡幡欲動壺盧倒豸繫而不食
吾豈也哉曰匏閣連蜷蚶蚶招搖之木隱士來歸何必
崑谷四楞折繩浮曰炁綠万粟飄金明蟾如玉曰方齋
一層更上齊眉女膺天秀極出冠冕堂皇大湖晨色遙
山暮光水雲百變乃挈其綱曰弁樓露重燕低風碎鷺
絮高下芳蕤環之如堵層舍不暘坐久忘午綠袂翠鬢
列屏爭斌曰香樹窸添碧當雨流芬向晴微風一颺飛
過蜻蛉頗生秋想能媚誣情不須髻女打檝鹵冷曰荇
花鹵廂

高氏雙忠贊

自粵寇囂陵流祆南省官吏之命賤於棄蒯議卹之籍
繁於錄勳蹈睢易之忠史傳未能盡列誦靈均之賦國
殤無由遍招惟肯乎廼至如斯而天夷曷其有極也吾
友高學沅之族姪其有臨節不奪與城俱亾者得二人
官祿雖微忠貞死二一曰延祉字受民籍蕭山曰舉人
官知縣死難於廣西隆安縣任一曰鏡涵字子函籍仁
和曰諸生官布政司經歷死難於江南江甯府防局受
民君之死咸豐元季辛亥十月初四日也于函君之死
三季癸丑二月十有一日也二君爲從兄弟其死之日

相去者僅四百八十日有奇而賊已由粵而楚楚而皖
皖而江矣蓋自永安陷全州而入湖南境攻永州衡州
陷道州甯遠江華藍山永明及桂陽柳州永興醴陵茶
陵復由嘉禾圍長沙陷甯鄉攻岳州而入湖北境陷嘉
魚等縣進圍漢陽陷漢口鎮陷武昌黃州九江等府而
入安徽境陷安慶攻池州陷蕪湖太平自戴勝關順流
而下而入江南境首陷江甯府其分股之相竄相擾相
鹵掠于諸鄉諸鎮者又不可已究窮夫此四百八十餘
日之中舉凡白頭夜哭淒響於風林黃口晨拋遊魂于
艸露宦門如玉之子既難傭又難丐誰忍蹴噉訶斥之

羞繡閣千金之姬不遭辱卽遭汗終尋縊鳩溺焚之路
遂有棄廬舍田園貲財玩好就溝壑於異鄉否則與父
母兄弟妻妾子孫慘消亡於一燼此斯民之罹毒也而
今日弗復言惟此持麾握印博帶峩冠大之而藩撫監
司小之而牧丞守令方思功業建樹報

國顯親爲榮反致戈馬麟籍斷脰暴骨而殞數不能盡
數名不可盡稽幸而藁尸櫛骸歸剝魄於鄉里不幸而
偃泥臥礫餒殘齒於犬鳶幸而表貞烈曰邀一爵之封
不幸而沈冥漠曰飲九土之恨幸而適迫其勢免失祿
於苟生不幸而歸咎其身反受譴於旣喪毋乃爲之黯

對鬼神因而鬱噫兩翼之禽化哀聲爲號咷里之艸
染碧色爲紅心縱積氛能速於蕩平恐沈寃猶難於解
釋卽如二君者受民君曰事

聞優卹而受蓋而于函君之死當事無與稱揚者其幸
與不幸已不可同日語之矣雖然受民君曰拒戰傷於
矛子函君曰遇脅沈於水一則激發其勇而慷慨成仁
一則持守能堅而從容就義祇爭是非於一間遑思顯
晦於佗皆然已如雙劍之出延平而兩乘之驟駭耳者
矣若夫倖功糜祿蓄狡貪生或飾詞於身爲奉公皆方
佗出或藉口於責非守土不必同亡或受牽左右之一

言頓然改志或痛念室家於千里立地回頭究之讎讐
於

大廷梟終受犴助名於逸世薰次爲蕪曰視二君誰相
優也耻學沅曰事語余竝屬余傳而贊之余乃復於學
沅曰

眞卿果卿夾一難出於一門曰之相衡則二君未矣江
左之王或莠而或良曰之相擬則二君其特矣昔冒僉
事曰咸臨者幸閩曰捍賊亡吾知爲君家之祖二君又
胡不可曰繩武也哀我大令悲我參軍壁星兩耀庶幾
斯人

復莊駢儷文權二編卷二

鎮海姚燮某伯甫

東阿弔陳思王文

夫天何飄駭弓下拉枯莽兮塵上黷而蓬龍乎大噫沛
縈帶曰沈與汙兮河東逝而濫其魚魚游梟諄而龜岷
其咆趨兮惟城不闔埤而四隕恫賢王之陵廢而餘隧
兮望鄴宮而覓愴乎曷歸惟王之抽騁於翰牒兮條之
粲而鬱其芳蕤裹屈賈之審審而莫予諒兮流悻悻曰
發爲响哀菲季重之背道而呢訾兮慘息祖之膺斧而
遭戮曠蚩蚩而疇應與劉兮苦癘轍於儀廩之葑覆矧

其豆之急其相煎兮傷離析於骨肉棗之噉而成疑獻
於黃鬢兮璽書賜而鬼又殞於朱虎繫我王之徒跣詣
闕兮噉媿赧而涕洟於相鼠縱葵心傾而衛足幸生兮
卒衷蠶目淪猥於下窳始受疑於厥考兮昧雕飾其儀
躬曷嬾乎而衣乎繡兮曷車乎而犯乎宮後見絕於童
昏兮尋軌涂而百詘求自試曰噉審舉兮曾不直閱閱
者之一快豈重下璞而不恤術媒兮殷鶴於九闔猶
是土龍與芻狗兮安識乎累卵之危難自存畢身世而
眇親愛之緣兮曷剖肝示左右之賈豎恆竄錮於東海
之壩兮老鞠槃鬼臬曰沈處憐抽信而籲天曰訟兮冀

晦光之昭囑乎身後惻抑憲而不自解其迫徭兮奈放
悲而粹折於實踴儻王而紹緒曰恢熊熊兮奚肩差漢
文而不舜禹也懲木之腐根而俶懿其親兮奚田趙魏
之僭陵乎姬呂也既不辰而稟我子踏兮鑿九苞而鳳
儀終蔀也究牘削於干穰之袞鉞兮夫固孰獫而孰駘
也馳白日而鬪匿兮晞翰露於叢菅眄魚山而翳岩嶙
兮旁則有遼遼之崩湍願霧毋憺憺而蹙目滯兮罔內
解於嬋媛侶黔羸目敖嬉乎遮須兮弗蛩蛩於巫咸之
寡恩

虎邱弔眞孃墓文

虎邱故佳麗地其流萍寓絮抱綺自傷者則有沈飛香
韓夢音周寶鏡席耘芝朱靄珠之侶其泊鷺漂燕宛轉
依人者則有卞玉京沙嫩兒柳人月董青蓮陳二分之
儔其蕤香揜玉沈沒終古者則有劉碧鬢姚馨兒徐蘭
敖十二孃通判二姬之隧翊言英俠有金姬墩柴聞銓
之記具徵也言節烈有鴛央壙王雒陽之碑可攷也而
過者均不之問猷真孃一墓自唐迄今李紳序軼事於
前隙鑿復廢址於後劉禹錫集同人誣一卷都二十有
三人繼有伶者灰莫不抒歎約之思極芋絲之致其與
成都薛濤錢唐蘇小竺峙千古者歟日者偕陳君桂軒

郭君季虎遊三君曰明當具名花佳酒酌奠其下子曷
爲之文羌无故實因綜昔近諸賢弔墓之伶掇其語曰
爲辭曰

塞北花兮江南雪

白居易

微青蛾兮斲翠髮

張祜

愁何爲如

風燭之滅兮歌何爲如梁塵之歇

李紳

鏡燈閃而妝臺啟

兮幡蓋颺而舞袖拂

劉禹錫

買爾笑而榆莢飛兮效爾聲

而柳眉結

李商隱

淪金釵於劍壑兮詎油壁之能來

沈亞之

生旣暢風流之樂兮死或增宗寘之哀

羅隱

胡香鬼與臆

骨兮終消檝如黃埃

王禹稱

羌狼藉乎豆蔻兮或託青鳥

曰裴裒

周鼎

海棠不可目喚兮

顧仲瑛

墮嬌雲之靄粉

楊備恣

輕薄其誰媚兮慨蘇華之易殞周南帶啼痕於艸露兮

倦寒食之遊人高怨錦囊而悲瑤瑟兮誰樹連理而香

日返寬蘇平薛荔援牆兮蘭萎露曉鴟啼兮夜鬼譎梅鼎

惟千秋兮爲爾傷水鳴咽兮河之梁陳祚一坏寒兮巫

峽夢張慶瓊姬眇兮行雲送汪彈夕陽兮琵琶濮駐花

裏分香車季氏潛移兮片石汪懋不放畱兮啼鳩丁劍

蒼苔兮誰護陳玉旺生公之澗兮其悟呂楷分霸主之

山兮沈惠悵芒蘿之人去盛傍幽曩之地兮蔣韶侶泰

壤於泉路周清梵流兮蝴蝶宿彭酌一杯兮道旁竹孫

化羅裙曰爲劫灰兮沈空璫青於埜塘之麓薛

玉鉤斜哀隋宮人文

甘泉城西四里吳公鬪雞臺之下曰玉鉤斜隋宮人叢
葬地也原艸不綠莖棠亂開杜鵑天遠帝子之魂異鄉
蝴蝶春短美人之夢長夜繡華一瞬哀怨千穰金粉彫
於山川煙花封爲京觀用拾椒風之事曰當籩露之篇
辭曰

白雉蜚姒社滅元龜化姬鼎移驪鳴鳴太子經燕涎涎
皇孫啄傾城哲婦索家牝雞自昔爲然矣然難援此曰
立汝宮人之罪汝宮人者不過備位九嬪充一百二十
人數耳價不直三萬金之聘位不尻十二星之尊而竟

使北嶽溟濤含天紂絕沈豔睇招花之鬼聚單衣泣月
之冤辱并涸而玉樹彫場江秋而繁馨萎其孰致之然
邪夫不立天定禎明爲鑒而荒淫非度者煬帝也不取
周姜楚鄧爲師而順意曲从者蕭后也意在廣陵何如
一幸非后之聳帝曰爲禍始者乎后之弟懷靜因乘勢
建開河之議諫者多死之役丁夫五百萬人置離宮四
十餘所棄二百里西苑營千萬戶迷樓充後宮良家女
數千翻一院十六人舊局惟時嬉沙棠於太液后實從
焉一趙婕妤也蕩采舫於西湖后並偕焉一陳金鳳也
而宮人遂效妖效尤蠱寵競麗插其翹必翡翠與桃

葉攤其髻曰翻荷與坐愁鳩屐飛僊鳳勒繡襪雲錦銀
泥緋羅蹙金曰爲帔五色夾禪單羅花籠曰爲裙於是
發姿媚八萬四千縣寶珠一百二十陳宣華賜同心合
也沈發華署長秋書也杏嬈拂字慧心也碧兒解夢靈
舌也周晨光辨酸棗味也楊明霞報玉李榮也安之獸
尻不聞再幸羅之託疾无賴橫波於月寶寫勺藥酣姿
於雅嬈索薔薇花笑惟時瓊屑糜而欠槃成市甲煎沃
而沈火如山洛妃移幃則珠海龍迴玉女行觴則碧天
鳳下御轉關車一兩辭霧芸夜來之雲環烏銅屏四圍
武嬈嬈鏡殿之月信乎珠幌館娃之閣夷光與脩明關

妍玲風崇霞之臺旋娟偕提嫫爭妙已矧盈盈十五吃
吃駭慙一盃水僊花肉身寫影雙跗紅粉蕊迎輦司香
又袁寶兒之工於承悅歟至於韓俊兒者侍兒耳設珠
翠香牀置荆榴寶枕解馬相如橫陳之賦通拳夫人繫
女之經吳絳帽者殿腳女耳靈瓊佩之蓮帶長眉畫曰
遠山給五斛波斯之螺賜一器合歡之果而皆緣女君
隱嫉香輦潛疏目致來夢難憑張阿元舊恩中斷崆峒
長隔吳淑清故里无歸苟謂防其僭而奪倫而一在整
宮闈后詎有仁宗瞽后之識謂息其溺而怠政而心常
存社稷后豈有慕容殷后之仁况汴堤乘舸依依坐夏

上重簾月觀凭肩喁喁說東宮時事知時勢去而終於
默賺宮人奏而速之刑其又誰也故賦締綌絲竹之辭
知后特假文曰自飾繹春蘭秋鞠之語知后久固寵於
上心一朝闕殿梟鳴倒戈蠹入蕭衍踐東昏之闥道成
突廢帝之宮焚摘星樓毀流珠閣夷長阜苑傾木蘭亭
龍屍斲而難脩鼠腦搗而亟殞應大行殿之讖從長城
公而遊爲慨然於吟秘洞僊卉詛而誦如桃暈者侯夫
人也而早曰縣帛亾矣在后旣无此先幾插崑山潤毛
玉而澤比蘭膏者朱貴兒也而宵目罵戩伺矣在后更
遜其節烈忍爲之竊紀姬大去之義馳明駝日出關偷

蔡女一息之生唱胡笳而返漢後且入唐貞觀宮掖同
元夜敖嬉責隋大業荒亾背故恩深重賢婦人當不至
斯又安能原情爲后宥乎而汝宮人絮影向溷夢椒成
煙欲效銅爵臺賣履分香招魂於月翰十五皆受磔於
司馬之亂軍或類阿房宮慢立遠視不見者三十六季
大同羅慘於楚人之一炬刀兵閃避都輦難回豈尙有
冲華流播改服爲尼樊嫿出宮家人諧舊者乎雖汝宮
人當日未免色婉才變被季蘭之寵榮齟齬折鬻學孫
壽之蠱媚夫不過如河東輕鳳耀寶帳夫容南唐娥皇
唱瑟琶煙月旣不自洗兒錢造孽从祿山謔歛於便殿

又不曰鶴鴉袋構獄遭海陵手刃於門樓其次者廁順
容習樂之班儕充容分脂之例爲裹頭內人供掌茶澣
衣之職爲袍袴官人隸執拂捧盃之司閒或有插竹灑
鹽邀恩晉武尙衣巧笑獲寵魏文而卽云困民役於昆
鷲明光寶緣李夫人哀蟬之怨失兵利於淮南壽郢盡
關潘玉妃貼地之蓮此汝宮人所歎恨含冤不瞑日於
泉下者也嗚乎秦鏗燄滅啼光汾之螻蚘金殿香殘走
蕪城之麋鹿雷唐莫雨闐玉管朱竽之聲螢苑西風遍
荒楊衰艸之色荀或被昭華之寵各已沒其朱姜班或
著辭輦之賢事且佚乎彤史絡網之晨窗綺綠早絕飛

灰楸愁之夜帳酣香空尋斷淚金蠅長化絲鳳皆塵等
秦之內人斜猶唐之野狐落明珠翠羽弗魅蕭生月地
雲階可逢僧孺十四載無愁天子抵得麻胡盜首撒手
虛空千百劫薄命佳人好从欲界回頭齊心懺悔

吳山寶成寺麻曷葛刺佛序頌

粵自休屠創祀將軍求像於焉耆維衛開宗帝主迎神
於天竺一萬五千秘號四部檀那四百八十浮圖六朝
梵網闡梁髡髮承大弟子之班貝樹迦尸幻古先生之
相香城寶化象正有綱智炬鐙傳鷲緣咸契已吳山寶
成寺石壁麻曷葛刺佛者元至治二季騎衛上將軍左

衛親軍都指揮使伯家奴所鑿也蠶叢上闕熊耳旁撓
役媠臂之神丁破鴻荒之遯甲變九地豔羅之相造太
乙靈園之宮陸吾闕虎於崑侖夸娥操蚺於王屋閃屍
難狀詭獮誰窮夫狎噶瑪霞之神雞盃插羽崇色拉山
之寺象杵降魔崇攝牛王弄寶毗之鬼棒螺歛脛骨鋪
天井之人皮妖女血乾蓮華湧塔波旬管落騾子揮刀
諸香妙林脩羅淫冶之眷玉耶阿魁提婆祕要之書寂
月上而忍殿旛開淒風迴而闕叉袖舞而此佛者非鐵
圍觀身等金剛穢跡臂瘦髮蝟來護戎之門火吻電眸
駭中丞之吏墮扇提羅之外道效遮文茶之怒神殆佑

國以除殘特現身而說瀆袒肩秘密度摩鄧於禪牀灌
頂醍醐誡月亥爲歛器夜卷赤天之甲十萬鳩洎朝充
黃父之糧三千薜荔欄體一串熊熊生舍利之光黑闇
九幽唬唬演泥羅之劫師桑鳶之斬毒祛藤鼠之纏身
殞佛俱頭脫離怖畏光音少淨結撰優曇掃五陰已定
三宗刮金篋以還玉相腐尸裏斲化蘇陀天食之供骨
孔穿鉤成忉利善男之種能於人相參我相不曰小慈
賊大慈此固菩薩之至仁瞿曇之本願也旣肅辦香還
漢古思在昔聖童入殿大寶稱王鑄中興印目賜僧改
郊天臺而建寺金輪轉運紺馬臨朝火宅盈城白蓮混

跡曰致持挺粹命官之髮爭蓬墮妃子之車肆野多狐
蔽天若鶴徽清既饗陰譴宜加然而賊捷海都病驅寢
殿膽巴一禱下鴛婁利之神兵身界六蘇抵阿迦雲之
上藥不得謂三昧之真香凶感七華之妙覺難憑也厲
鶚氏曰是佛之名或偈馬合吃刺或偈馬吃刺宋氏之
史陶氏之錄可徵焉不知譯曰梵音實惟摩訶那伽爲
諸羅漢中最大力偈龍象者操般若難陀曰度衆假巴
元醜伯而幻形畫壁狷牙快嚼蘊師之骨石胚瑞像詎
遭雷火之裁縣日月於兜率天中暎羅歸命乞星辰於
木瓜林下帝釋分權爰膜擗曰頌曰

武林虎拱天目龍趨心門蓮湧覺岸金鋪青牟紺髻慘
象積軀燭陰遊戲羅刹吞屠降師縛象僕虺臣狐明辰
秦煞鬱壘神荼風輪劫盡脂夜痾除靈通山澤氣攝顛
愚旛縣豹尾鏡照駝酥承日齊絜孰來戲愉瀟藏載譯
大力非誣奔颯駛電不劫名區

瀟華洞贊

如臺如几如牀如屏如覆黼如倒菌如員槃方匝者五
六百石窅窅焉陵累曰爲屋如寮如楸如疏如轆如環
壁如偃扇如重竅斜竇者四五十闔洞洞焉譎詭曰爲
門如阮如梯如塹如隄如僵虵如聚更如旋羸屈虬者

十八九道螺螺焉曲峒曰爲徑論乎人工當无是般輪
之巧賁獲之勇論乎神工豈真有巨靈之劈愚公之移
糾之曰揭車留夷薊藜杜衡莞芎則猗萎鞞鞞而不能
辨其馨藻之曰施渥晶英翠粲元黝焜黃則鈹鏤瑱瑱
而不能定其色奇翕正關武侯壘也出窳入窳煬帝樓
也怯何踰天台梁也猝何讓峨嶂棧也捫其虛手則膩
然灑珠頰漉玉漿也蹠其底履則公然涉魏泗陷晉淖
也緣頂恣闕有若衝狹舞紆跳丸劍逞角觝者犇然而
續視也向窾延嘯有若啼魃鬪牛鬪金鐵攢螫管者呼
然而撓旺也夫綜補怛諸山之洞可名者一十三朝陽

曠梵音幽潮音動摩尼靜金剛溫龍女涼蓮臺高洛迦
下寶塔淺觀音深而茲獸陬牙覆脊兀巒行齶摩甯巧
老后窟廡空千彙萬狀不可窮詰殆辰州鄧夸父鼎身
毒者闔窟山仗我佛神力搯之擊之搏之掎之剝斲之
摺疊之奪壺領飛柱之妙役海童馬銜之衆置之齧齧
勃澥之地呈其鬱映懿渙之觀益亂益整且陵且安俳
徊其間嗟歎而已洞名瀟華在几寶山東天門下爰爲
之贊曰

宣大智慧挈轉輪藏竅竅一心重重百障胚則成相碎
之爲賞超沈拔淪彼岸無上蓮華融融珠虹玉鳳撒幻

優鉢吉祥瓔珞椀髻外峯彈指中空兜羅四展月上天
東

息游園賦

歲昭陽赤奮若杪爍自郡城甘谿里移家小浹江北澣
賃顧氏屋一楹住楹後隙地約畝半牛羊齒矢錯亂礫
埜蔓積二三尺時農暇招鄰毗數人犒呂酒命之治辰
及午就砥蕩焉於是專石曲屈爲小徑徑左右闌之外
籬之緣籬入徑門之繞籬溝之或坪之坡陀之各相其
宜爲高下植卉藪近百種四時畧備焉籬之陰畱半畝
爲蔥籬豆蔬之區雖小足娛已工日半月費日二十緡

或得偃息用供游覽胡不適哉名曰息游非叟僭君子
藏脩之義爰賦之曰

燕啁啁辭虛梁鴉喑喑啼魏堂矧迺爲梓澤谷平泉莊
昔跨乎南園今不如北邙石齒齒兮頽岡其畫棟與雕
采邪風肅肅兮白楊其金瑄與玉璫邪曾不如四松之
浣花五柳之柴桑俾過其地者猶爲之邱焉希虛頰焉
而旁皇余鄙人也万不能梯彼夷何敢蹤此慨乎年及
知非得无一是叟煖獵飽而不生措險囚阻而不死於
鄉鄙之好不倫於冠蓋之籍不齒而猶入目爲猶自己
爲芷何上不能建樹於朝下不能壻粥於市惟冀融賤

而陶貧毋迺景羞而形恥乎雖然儕氓隸已翳部數也
局景桔槔焉是固也匿額願於環塹繫也軼塵呼換焉
是驚也惟余自弱冠始今三十年搢攘鴟誰室已六遷
或湫澹兮或爽塏曾弗自營其一椽爲棘林兮爲尋木
羌隨所遇曰回適相如不賴卓女富韓信不受漂母憐
許家不曰馬磨媿王氏不因牛衣賢酷醜已自纏則高
軒大鼎皆綬攀方洋曰自鷲則衣毛豢藿爲上僊日月
交錯陵崩水涸疇龍疇蠖得樂且樂桑田而滄海之誠
未可豫度則今日之宅閒閒逃役役夫固蝸我於斯楸
蘭我於斯託也迺僭客曰爲主遂改自而仵遵衍蓬出

之堦墉搜燠蕪之胚渾媵帝女延王孫庠斟露高拂雲
凌碧穠媚紅宵辨尔正之種耆離騷之薰瑩媿插堪輪
菌蚡蠅風之瀏蒞月之鮮爛佺杖喬舄邢笑尹嘖致其
靄媿與吾昵親曷其爲秦臺簫齊門竿嗒然而啣歛者
則有鶯之譽鬻誰之朱朱曷其爲鄭交竿鄢結楚繙然
而儻儻者則有蠶之申申蜨之午午然祇足以狎眴旺
而仍未可以拓心腑也夢蕉而誇鹿抱鼠而矜璞醯糞
遊甕而不知天之穹穹鼃鼃伏井而不識海之邈邈表
步方丈而園之也其毋迺憲封而耐惡乎不見夫青虬
抃首礪角鬚鬚岫如金墉不勒而特惟龍山大楓之障

於北也瓊巘若笏巖蔓趨趨迴雲複霧干栝方栴惟東
岡剝壘之屏於南也其東則章桐槃池結爲靈芝若姑
射藐盼珊煌步而透遲其鹵則淡流下洞牖抵厓搏若
洞庭僊來漱萃籟而張樂充馨潔兮一堂流蒼翠兮四
廡朝霽聞樵譟夕雨聆漁榔極騫汗與謫詭就片壑爲
挈綱抑復蔭蕤乎窗有鄰之巨桑苾苒乎廊有隰之昌
陽言紬吾簡文漢誦唐言律吾縵下徵側商言墨吾楮
畫顧書王出則衝酒市柴破僧扉竹入則扶老親杖課
幼孫讀可目爲邵平灌爲甯戚牧奈何凍我驅餒我逐
旅食每千百里而歸家死三五病也然而江南之民遭

兵者戮浙鹵之民邁亢者曠予又曷爲乎處平曰存福
而猶不自知其足也且夫役謀於愒惻靡不罔結勞於
崇廣眇不妄必欲曰銖較兩曰尺衡丈將凌歊之臺終
不如闔風之高爽圖鱗之沼莫或擬天池之閎敞而何
若筮息於乾我遊我天恬漠今古離容歲年熏班馬香
而摘屈宋豔挹浮邱袖而拍洪厓肩微魚曷淵微佩曷
荃謝歛坊曰黠點胡鑑井而駢躡迺爲之掃蘭坪敞蠡
斗田父賓魚童友爾曰雞我以酒花漣漣松瀏瀏唱俚
歌戛瓦缶齊化惟與律魁適鬯服於兩大之高卑

彤管欠蠶閣後賦

穠辭綺互淺可妍目治思絲吐深則悅魂惟通平哀始
喻乎樂能微其感迺顯其情國風肇祖離騷後塵南朝
遞沿軌涂潛易佗者數家外皆浮豔或蕩而流抑死譏
已寶山蔣君純甫寫水天近聞佗煙花副錄爲處怨者
發其嚮堙製彤管欠蠶閣賦凡六百言長門之遺均也
讀之悽黯如謁變宮推尋其意申以代答云

惟眇易逝貽女綠芳燕羽上下朝暉在房沮靜色而停
盼不言怨而益傷謝容飾於膏沐憑隅鏡之自光習習
微風若欸若約遺之忽迎索之還卻遲回百端中隱外
薄翳窳結於一繩枉自費於籌酌飛夾幕之蟲蟲噪乾

枝之鵲鵲任晦墨之侵尋庸何滓乎所矚泊琴兮擇厄
整有序兮弗差亾頰逸而流笑防溢媚兮還自持施何
慥而燿卷苓何怡而露舒難測化於其竟嘒尋茲於所
初悔窈優之爲障理亂髮於一梳枕香雲裔屏晶玉朗
亮采發孺娟妙潛幌藉衷已恬得緒猶悅循願洽思抵
隙畱賞直片語於萬金保明珠於寸掌輕釵裏絲瓊蘭
拂衣茹辭皆領薄怒火宜導清汎目引度含柔婉目匿
菲猶自顧而疑忽恐違閒於昔期惟形觸而影背曾蹇
修之可宛迭水往而露來羌煌裳而絮佩懇游坊之莫
膠倏如環之相同閃流霞於觚端展橫山目明黛啟靈

愉而寫姿紉夙誓以當諄諄曰跼之承兮織葩沆瀣所
澤兮畏多剖一塵兮无內指青天兮有涯屣體而劬其
志兮瘁年華於媿嬰壅所憤以洩爲涕兮別則那及蘇
煦而不自煖兮穠奈何慄兮悄兮安知其他林陰滿闌
鮮翠生溽斜陽花枝蝶倦思宿於焉率重簾然明爛弄
宮徵斟醕醪振積醺揚微矚

天井山五井銘

奇包於險卻身避險斯奇與目闕靈闕於溟冥心通溟
斯靈曰感著天井山之奇者也山有五井靈者也井
蓋龍所宅也嘗遊焉丹壘万仞迴頂斜拄翠欄九紆越

磴四流高天上橫界如銀河捫蘿過厂十步五樓環如
螺如約二十盤踰溪者八始跨其脊來徑一縷雲絮已
塞拔荆安礫微可移趾斂寶掌卓錫之洞弄九曲戲珠
之泉導以一僧从之二客漸入鳥道并無樵跡蒲伏下
頰心顫神駭筍石戟立飛湍雷走厓垠百孔髡木偃梁
積日蔽虧敗葉青紫迺復批甌摩甌躡鳥仰陵噫竅之
風有稜爭漚之瀑無勒自第一井至第四井徑三五里
皆拉搯翳蒼鉤齮丞鏐四井之上曰攀花隴砥石方丈
用以少休井形坳隄櫻嚙出滂困气久肅塵不畧墮闌
蘇玉膩涎黏有香自唐迄今靈蹤迭表元吉在上國无

魁焉再上三里爲第五井珽壁扇霧蝮蜿守門松章千
年森列有敘縮踵次且望焉而已山爲東四明之支距
鄞縣城鹵南七十里陽堂黃禪金谷青獅其外郭也還
謁神廟劉銘壇左

靈之昭昭宅巖之阿爲竈爲蜴齋齋迤迤卷舍放易驅
虎乘隼莫或屯膏爲蒼生福乾爻極五亢悔弗占稟天
而令順化飛潛神困澥通岑關雲陔東角星宮恆輝无
部

玉佛庵碑

緣空寄實始建浮屠因幻肖形迺造佛象用揆厥意益

謂靈覺之衆有所宅處斯歸敬信之心有所憑鑒則壹
末流既頹奸僧假之以牟利愚氓趨之以邀福東晉以
來尤加甚焉然而感應所著亦難盡誣鹵陽白馬蓂丈
六之金人牛頭僊窟證辟支之上果子懋禮佛髻中之
花叟榮崔光誦經肩之鴿不去以是善因咸造金幣
樂輸鑄銅於瓦官琢石於崇敬或范大漆或雕旃檀上
自帝王中及士夫下逮黎庶巨者舍於寺次者奉以龕
下者佩之體自唐武宗會昌中詔毀天下寺四千六百
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凡有銅象鎔以鑄錢餘象皆
改廢之不可以億數計鹵教所行遂漸衰息玉佛者當

時逃劫所遺落也高周尺尺二寸側三寸五分凡爲佛
菩薩象者十有四屋宇師象華幔旛蓋等具焉假昆吾
之犀利發太璞之精采人龍驚嶽旣璋其相天琴紺馬
亦粲其儀濯之以祥河之激揚之以慧日之曜座之足
銘辭可繹者六十三言溲剝者四言太抵天平四年靳
逢受央成兄弟爲七世過去父母祈福佗誓劉牢之之
願通阮孝緒之誠斯其例已天平系東魏孝靜帝年號
四年爲丁巳鹵魏文帝之大統南梁武帝之大同皆三
年也維時衆生厭厭佛運正中王塔舍利出於長干天
竺達摩來自南海珠峯靄谷之寺寶誌三絕梅岡雨花

之臺靈光一經人天小果但種有漏之因龍樹大乘偶
得菩提之旨此佛舊奉新安如意寺天台僧達受得之
持以示願道翁翁曰船象者逢受得象者達受字跡近
焉殆惟夙緣結曰再世僧喜甚擬建庵供養之竝埒曰
舊藏晉太元北魏太平眞君周廣順所船銅佛三區曰
亟永久索余文丹之石余語之曰子之是役也爲佞佛
邪眞宰非形霧位有主支遯之說也爲好古邪雅翫神
趣襄佩曰遊慧遠之言也然而智珠內握形相皆爲露
泡金剛至堅劫至終於壞滅常明不昧惟心爲有主以
物遇我過時則兩亡若論元方之弃世指圓觀之後身

已墮膠鼓之見尤非達識之義雖然曰僧四道无礙三
飯有季金輪所裹拯之於逝川寶塹可成矢之以磨鏡
縣神幢以明月啟香城於竹林供靄跡以組鉢寄梵住
之清課崇信其教誰曰非宜歸善寺之象以慧偏而尊
華嚴堂之船因灑誠而重鐙王入室允輝多寶之色冲
裏構根爰作文殊之讚系以偈曰

萬億江河沙納之一散塵散塵在劫中孰僞而孰真散
塵椽萬億一塵爲一佛一佛一劫身何生亦何滅云无
生滅端滅者已无有存者雖未滅存劫生亦偶旣存且
佛之奉之適有室與爾奉佛入於世適相值佛堅有毀

時知誰見其毀僧或解此偈三寶具可委若知委三寶
是大解脫時何此一區佛等於挂身絲見佛且攬佛世
嘗有是說既僧且佗僧粥飯釜中熱

穹窿山上真觀碑

眞象豁儀實惟天秀之撰曠表絕俗卽爲洞霄之區故
僊靈因之往來神人於焉宅處粵若仲微蛻形於太華
長生餌丹於青城縉雲元窗雷平方臺歿寄一時仰止
千禩漢三茆眞君秦德信侯之孫也昔鬼谷子弟子咸
陽南關初成先生入太清下平洲戲赤城抱一不離順
行三五惟眞君之高祖四傳而三眞君兄弟生遐慕祖

風攝祿二始咸曰沐浴去穢耐道超世次畿甸曲元蹤
著焉是以金陵華陽隸於洞天地肺豈常列之福地若
吳郡穹窿山臨良鎮坤控湖提郭林屋表帶禹祁頡肩
往因赤須煉石畱侯采脂瀆信僊游開此化域山之上
眞觀肇始於漢獻帝初平中當時所祠祀者无攷茲惟
三峯魁堆迥出塵墟遂曰三眞君屬之謂嘗白鶴消搖
疊顯霽異縣函關之正脈啟上清之宗風天柱左慈兼
營小括之室太行玉烈亦栖抱犢之山援以證斯亮非
臆說懿

皇朝開國之始百神叙揆六宇謚治有道士施亮生者

衛生息踵菌質无胞翔洋事外歆沐太平過其地愬然
生墟落之感焉旋目眞君夢感壹志誓勞謂不辟其扃
莽充拓舊基明无已介

聖人萬歲之祉幽无以奠上洞九眞之駕爰迺擔篋捫
葛神運鬼輸恆持勇赴拮据營構以底於有成明闔四
繇元椒上麗霞城冠以鳳采玉臺迺乎虹梁廊垣繚焉
松栝茂焉飾天皇之旒黼象其威慈列台將以甲丁赫
焉森衛功用所寶九烝飛霄之章毀跡可深六淵司命
之府案以堯峯闕以震澤天平靄岳鑰於左桃華白馬
扈於右禮斗之石樹壇於虎嘯拄杖之泉通源於龍井

岑而迴盤蔚而凝止成都玉局武夷冲佑蒞斯加已施
君守正乙盟威之律與眞君恒山異科而克通門參變
蒼流握源緣是普濟世之宏德竟恢宇之巨願元理既
唱蒼垠之軌聿存行光不彫絳靈之軒同駐夫吳人好
機信事邪覲自施君宜元羅之妙開壽對之庭遂各延
延休嘉歸趨正祀相與接誠崇請者已二百載於茲微
特神道設教爲

盛世所不禁抑亦相安保息資冥貺之實多气萃斯神
存感至斯應速未可云乎悠謬也福澤黎庶呵護平平
相期風雨緜甘永皞皞於

唐虞之世恆茲旌舄揄引託搏搏於桐柏之宮爲之頌

曰

禹餘上極空青包搏精鍊臆揆元弼微垣熒煜三台搖
天指一揭雲迴杓句金斗蟲哮巨嚶芝朮內闕瓊仞坳
真人玉童斑羽袍太真我裝晨纓影流珠綠景无襲抄
五門白鶴通翔翔錄圖延蓋聯其嚮出入造化資遊敖
翠屏萬仞龍爲尻曹霧勃勃松霏濤吳興羽士今辭陶
丹玕駕柏蓮華巢洞陽流火森紫標蒼蚪白虎相招要
烟熅上下鸞鶴紗通津析木凌元枵九芝紛委干欒交
號屏箕伯環而朝載鴈載響焚薌蕭肅穆而禮神明劬

律无詭譎儀无僞方明峻絜離羣囂附笙震瑟鏗瑯璈
東日西月雙輪高道音玲玲宣太寥冲容縣願愉且嘯
醴然旨味澹益超性根命落醺如醪无爲至諦破渾沌
光元回釋澄河消舒花布蒞紛榦條三姑伏劍難雄虺
蠹茲衆保紛塵毛尸祝大庇同渴瘠畢方魃蜮巖除薶
星淫石沴歸均調參

皇贊極祥龡徽豐儀富象充四道迺眷迺顧天於昭虛
聰上納宜弗聳六繫個嚮崇蘭皋愔翫諸有恢籠牢刊
茲大文眾不祧郁平煥采璽瓊霄

拯惑

零虵之譽尠所憑也龔狗爲勢末由矜也附蜚而飽胡
足恆也天生萬類人有百趨踰踰涵涵淫淫趨趨蚘或
誇蚓齷且傲與牛驥同阜孰諒爾誣入久斯變芳蘭鮑
魚麋蛟錯宅孰冀爾區狎久而僭良玉碣砭乖愛惡之
得失逆溫涼爲慘舒發畔換於干仞揚大聲而疾呼墜
天裘而懵懵任牴牾於史監挾恟怒之塊鞠逞一喙於
歛劍投僕邀而不知佞註誤而无厭狼戾閉塞狙詭齋
汗汎剽憤眊忮倡兇愚睽中本與齷道開性外之側塗
藐余躬之在翳慚夏命於縶株慮崇替於接景受曠睽
而寄獻得毋笑乎土梗豈自偶於蓬蔕互連雞而不栖

信感豚而未孚類解飢而服蓼曾假柯曰伐梧雲翮泄
兮下鷹隼莽颺駭兮馳狂鼯處不得竄藪而辟匿出不
能彎弓而暗烏槍淳淳之埃填衆枉矚矚之鑑抱孤曷
所矐聞瞋而盼盼剽火恣焚橫流狂飈春芸艸曰爲肩
開元載之私第翦鳥羽以擇米雄韋陟之貴裔鬥王石
之豪侈競霍揚之意氣朶雲之書未終金色之骨旋棄
白檀之亭建李璋陷身於囚繫紅粉之壁成楚客流配
於遠地路津據要而轆轤纓羽飛空而矯厲駭脩禳於
皮褐擲盛暘於昏窺讒誦蕙蘅蹂躪松桂恣妵樂於帷
薄習蒸報爲仁義逮履影而弔心懊昔隆而今替何噫

蝸之禦車方莫亮於孱細胡貪夫之伺財師鵬鷃而好
婪握鉤繩以怵迫惟錐刀之是耽一兔之命可易五兩
之絲不廉惜諸道之茶籠婚上戶之絹縑畜夏侯之雞
卵矜馱得於秘鈴魚昇期之大牛私饗養於老饕夜一
眠其五起循隅窺而趨趨防金鑰之受攫縫重複目葆
函心振振乎什佰目眊眊乎朱藍拒親戚曰如蠶縛手
足而自蠶哀翠斃而指鏹縮短舌以咕誦拳徒手以長
譏流冷泚於頰頰下積陽兮寂門旋陰風兮薄幃黼紅
男與綠女正鬩歛之未厭其斲雕以器眞工組織於詭
詭千鎰之餌不驚一筭之籌非借張焉以噪之山百嶮

兮能跨蜃焉曰螫之井九仞兮能下廁襁褓於市鄙稱
乞人之措大冒通卽曰聯譜倖官途之有籍郭純之孝
是詔慶遠之忠堪亞气何激而霧騰淚何痛而泉瀉目
何覩而倉攢耳何聆而口詫奚越起以載益欲抗躡乎
雄霸羌顛顛以夷褐還陵奪乎嬌妬忽蘭而蕪條黛而
蕉置罔兩於煙雲極陰柔而百化障未揭其重磨潰已
乘乎微罅來姑布之旁闕始截弣而投弣塞沮怛以嚙
吮尤荏弱之可憐蠅實胎於穢始蠹必集於夜先勅筆
可曰獻何論乎赧顏鞞鼻可曰嗅何譏乎脅肩休戚狼
狽朱墨倒顛六鈞辭挽七札意穿揣揣乎杯酒區區乎

執鞭魚鼓蠶而得淵鳥振翼而上天麋逐之而有所忌
羝觸之而有所賢窮幽闕之光怪發空虛之妙妍領溢
眇而生意咀賸瀝而得鮮獵纖禽於偶爾尻上流於未
然審气骸之高下量時勢爲止遷忍猿媚爲此態終味
昧而眈眈或心藐乎蚩蚩復矯之以佻薄好漏洩於言
辭發病痲於拓落峻泰華而眇培塿尻鸞皇而欺鷗雀
飾侍从曰髡黥召婦人之長腳張筠遭胡翻之輕任圓
受盧程之虐唱昭緯之一詞糾雀駢曰四酌履聲橐橐
接離倒著憑闌一吐座客不樂肆酒於座罵以爲詭哭
女於鄰哀曰爲樂當道之官皆蟲豸舉世之文皆糟粕

嗚噓焉而舞詭嘲焉而躩心術已壞於頑疏酬對罔遵
乎矩矱詎漆園之傲已自全抑長卿之慢有所託嗚愚
鬼之昏菽守闇弱以始終既囚拘而窘窘亦朽穢而庸
庸浮隋反西牽誑謬東宰相擲研御史緇葱斷窗有陽
滔伏牀有阮嵩放牒有惠泰判誣有道宗學瑟而膠柱
執竿而鋸中蚤沈淪於漫漶難挈提於闇膏目不疾而
矐耳不閉而聾足不折而蹙背不僂而癢執兩歧兮無
主堅一得兮自封揚詒諛之短喙交雌聲曰競雄來彭
亨之大腹納汗垢以恃豐左兮右兮不逃衣食之磨礪
出兮入兮不離妻子之罌罍或俛俛而失所迺咄咄而

書空國方擾其獼猴市還聚其螻蟻既已汝牛而我之
爲馬安必我蟲而子之爲龍是又遞歸於靖寐罔能變
相之畢窮胡醜類之迭出更肆之爲兇殘朱粲之釜可
煮王旭之竹可彈浴斛之蠍未去宅門之虺正蟠隨薰
胥以鉗欽艱贖命於百鍤鴟鴞對之而毛豎猓猓望之
而鼻酸猶竝育於高阜竟別具其肺肝胡自外於康遠
且侷魄於祆妄舞懸崖之僂衣置巍塔之鐵像守庭戶
以呻噓索右皇於景響馮姨直元景之徒高吏實用之
之黨挾惠範之紆回效李恒之懽悅險澀而莫測其由
譎秘而莫名其廷吁闐茸之俯僚謂鈇鉞之罔嬰盪生

理於摩剝繼奇衰於宵冥縣巨石其當髮捫鋼刀而有
稜惠侵陵之潛兆愚慝逆之始萌鷲延頸曰啗虵來猛
鷲之角鷹狐戴髑曰習魅俄受戮於雷霆勢必裂乎所
極曷避醜而早醒天地羸羸禽獸趨趨人而中之可怵
可惕中而倚之可亾可溺朽柱建其危瓠基曰浮而下
塲迴風汨其狂瀾堤曰潰而橫激且陽之地不能容射
工之整明鏡之宥不能益倭傀之飾犬一吠而狡兔逃
狸再搶而亂鼠辟惡莽不生芝蘭之庭怪鷗不入鳳皇
之國卒无補於機謀枉自戕其材力知止者不殆知足
者不辱守正者不阿養勇者不縮宅忠厚者不傾明趨

避者不蹙稟於仁者不外殘周於知者不內黷遂太平
之億游順生息之鞠育庶獲休而讒勞並去旤而來福
紆余思曰致麟眇衿襦整而弗訾肅五倉之神宅激三
池之上淵葆崇穎曰茹秀握元龜曰敬予曠閱卓乎露
臺沆漑輸乎天泉窳空同之神虎樹太華之貞蓮粲瓊
醴而味醞拭霏蕤而景縣燕語林而晨悅蟾洗露而夕
娟恬復恬兮蒐夢暇復暇兮歲年閔蟲沙之菌蠶弗自
適於蝟蠹願華胥之替納媿大化而翺翺翺兮栩栩
聯軫兮接武周之兮重規折之兮疊矩選蠕觀望懲越
俎兮祇悚芑背厲飭簋兮吮華咀實紬有緒兮冠綱帶

裳式有序兮言一軌倫揚謔舞兮載息兵刑樂鐘鼓兮
噩焉渾焉超三古兮陰陽之調恆懽煦兮

攬秋賦

疏籟振木行雲過天明月欲亘幽人未眠蛩唧唧其試
語花藹藹曰相妍信秋芳之可攬羌蓄意兮誰宣夫曰
肯序之代嬗每迭榮而致槁曰人歲之易遷將遞壯曰
就老擢元鬢兮漸改悔脩名之不蚤凜塵淄之外緣返
真宗於吾抱但固視而久存終何累乎皎皎澄裏忽朗
天門洞開纏度苦砥金銀爲臺清有風露鬱無靈雷斗
橫雁去氣爽鶴來結杏喬爲儔侶期泯滅乎疑猜使其

循範剝凌遊心廣驚棄崇蘭曰溷荆甘貞桂之受蠹危
蹶墮於嶮巖闕大衢而莫赴終拘擊於晦沈將徽墨其
容度是曰哲士善返君子相幾玉質惟縵琴德匪希洵
不斲而不斲夫孰脂而孰韋振吾袂曰延領來靈藹之
清霏發廣漠之遐唱循大化曰爲依

元皇慶權箴

昌國衢山人墾海岍出銅權一高慮僂五寸冑強圍四
寸弱上設紐穴約度三分中合六而成槩底平圓而博
爲陽文者十曰皇慶元年曰慶元路總管府爲陰文者
十三曰錄事司曰秤匠曰較勘相同曰人字一號剝蝕

蒼黝體則質文則古爲五百餘年舊物无可疑皇慶系
元仁宗壬子建元慶元路者堇堇祖一統之第三年至
元十八年辛巳改宋明州慶元府爲路也總管府者轄
浙東道宣慰司下如今郡守職統四縣二州錄事司者
於郡官宣慰使都元帥諸職外別設錄事司言達魯花
赤錄事判官各一人皆普顏篤皇帝遵守薛禪皇帝成
憲復武宗改變諸制曰更張天下嚴黜陟之冗濫資選
貢之僂劣定官民車服之制議太廟親享之禮通達政
事斐然可觀此權雖小熾如見質劑罔欺上下均五階
平幾正同律協宜之治焉其曰供翫好云乎哉今藏吾

友李君鹵民處爰叙其始末而系之曰箴

一物權曰權物而天下死爭正心權曰權事而萬事乘
熒匪權之爲寶寶其言君子稱平之道

葛壯節公寶刀箴

雄一雌一慕容是船善勝寶勝貞白畜焉亦曰防禦亦
曰壯威而不與國事猶鉛鈍耳山陰葛壯節公起家右
科總閩昌國鑿拒鹵逆蒙刃頰躬言拍髀者二每臨陣
恒資爲左右手公所手鑄也瀝曰日南鱧石之血韜曰
丙午純火之精浴曰碁母五牲之溺淬曰蒲元蜀江之
水日方嘗洪準式於古視赫連三尺九寸之度稍殺而

加博一曰昭勇一曰成忠銘辭於罇曰警宿志海上之
戰逆目刃斫公首去半公猶拳指握弭陷梟紅酋數人
信乎其勇且忠矣公昔在任滄流正橫公館金廣文士
至家務暇卽手持二刀掘袞躡階石霍霍然磨礪之無
纖塵汗然後已旣已必反覆視視已必鹵向呼母夫人
三淚隨涔涔下沾衿袖間竝及刀卽舉衿袖拭刀拭之
久刀與衿袖淚竝乾然後納於袷如是曰爲常此廣文
爲余語者嗚乎知事難兩盡蚤權衡曰定所趨非勢竭
力窮始激發曰成其烈也公之子呂簡曰啟各曰

恩蔭服官爰念此刀爲先將軍手澤之所貽生死之所

其血淚之所凝結精靈之所憑依析簡徵辭藉炳千古
伊彼驚雷陌露流霞崩霜覆斯過焉聊法張景陽文身
之銘待補陶弘景斷蒙之錄爲之箴曰

物曰利用者良利用而益於用者臧或其不尔毋甯閉
而自藏刀凶器也曰之除暴殄寇則濟也而唯恐失其
利也雙蚪天矯塗之廳膏倚牀无施芒采歛韜或掣環
而舞天雲爲之高公身曰尺咫舒卷皆洪濤天苟佑之
俾將軍建大業天不佑之爲將軍後者不思踵武苒葉
下隕家法上辜

國恩疇克永永保弗隨功勉貽令名曰勇策外曰忠惕

中曷蹇而屯曷朽廢而湮曷沈屈焉而不信

旌封節烈恭人塔塔喇氏暨二女葬井銘

道光二十有二年壬寅四月丁亥紅夷寇剽陷乍浦
城其時婦女死難於水者庠生劉若金妻顧氏投亭橋
河死廩生劉東藩女七姑投井死庠生胡贊喜女秀姑
投園池死杜義茂妹貞姑投北濠河死具邀

恩卹旌其門閭而塔塔喇恭人與二女同殉曰死爲尤
慘焉恭人甘肅鎮海營游擊鑲黃旗岳明公女乍浦駐
防左營佐領君果仁佈妻也扶風習儀榮陽嫻惠讀兵
書而解義勗夫子曰圖功雖死單將之勇入深圍曰拔

劉頗知募士之籌嬰孤城而佐李所謂師虞潭母之壺
行稱韓延安之佳耦者也維時鼉疊東聞蠓艇西來匈
奴一隊之軍雁門已入口悅萬人之起馬燧難遮險岍
煌檣密若枯林之絙空天火彈多於驚鳥之飛而同知
甯公逢甲千總韓公大榮副都統長公喜目及左營鑲
紅旗佐領隆福正黃旗佐領額特赫正藍旗驍騎校伊
勒哈忒鑲藍旗驍騎校根順右營鑲藍旗佐領英登佈
鑲白旗防禦貴順正藍旗驍騎核該杭阿與防兵興桂
壽成等二百六十七人各省府調防官弁等五百餘人
均死事焉而恭人之夫佐領君率其二子亦軍於觀山

下散爲董襲之斷繼劓突重圍不恤傳永之被創獨當
一面嵇紹其驚其浴血馬援幸免於裏屍然其肯金汁
礮焚沙洋城失過頭鐵氣風與敵腥鬪哀啼潮來助
咽舉刀刎頸亦有樂羊子之妻拾炭題詩豈無徐嗣源
之女而恭人倉皇探信茫昧聞辭咸曰佐領君曰陷陣
歿也爲之秋顏變白霰淚流紅擲羅敷之箏塗禮脩之
面碎樂昌之鏡封董氏之髮因思熒熒者藐躬慘遭至
此還顧依依者在膝痛割偏難然而災共切膚往誰託
足韓舍人已逝而北山何忍投羅殷校書卽存而渤海
豈容汗刃冤無悔溺精衛之石甯啣心不成瀾孟郊之

詩風諷明月與鑒謝茅經之拯清流不塵異臙脂之辱
蓋棄二女而投井亡矣此二女者長曰稱次曰榮稱姑
之年十一榮姑之年纔八齡耳喬氏嬌兒弗差大小袁
家幼妹待字謝殷行則聯豆蔻之村坐則交蘭若之影
倚晨暉而嬉笑猶學梳頭分舊絹之闌殘尙邀試剪猝
遭大故母也天只倘復偷生我辰安在祇好姊牽妹手
作漂零短命之花可憐女挽孃衣到紉絕重泉之路其
又京兆之兩竇踊崖石而偕殤隆興之二劉爭帶頭而
竝縊者乎逮佐領君移守還城奔哀入屋地堆斷舄則
觀物皆魂夢覺殘燈則聞聲疑哭危巢頓覆痛半卵之

死完枯竹既戕泣新枝之與折握九仞而葬玉椀斲雙
綆而墜銀鉞何堪奉倩之情況絕中郎之望此亦寸心
之轉有甚於轆轤大招之歌更淒於蟋蟀者矣爰迺實
之黃土冪曰青莎築登三重卽代牛眠之隧覆梧一樹
聊當馬鬣之封吾知恭人與二女仍故宅之栖未愁暴
野遇新死之鬼定有鄰姬但盼兒夫早釋人間之冑相
依弱息且縲地下之絲三魄同歸一坏終古不可哀哉
嗚乎顛風過陌捲盡楊花鷺鳥下空啄殘乳雉江陵潛
室幸爲避寇而開臯母盤靈好伴女僊而處允宜受封
丹誥列傳彤編俾讀方生之辭者永念龍憐之節過洛

陽之郡者不忘惠風之貞伊貪生喪潔之儒與食祿墮
忠之士其能聞之而愧悔歟而興起歟故於旨之成仁
就義確然有徵者連類埒志之穹石旣樹系目銘辭云
乍川之濶兮觀山麓封尸纍纍兮誰榮誰辱母之清白
兮女婉孌矢躬噉噉兮曷慕曷患翹崇蘭兮揚芳荃兮
歸於所兮澂無習兮彼鼃見之小兮羌難與之言兮